

最牵挂我的人，依然是您

■瞿远恒

晨跑飞练湖湿地公园，风里带着早秋独有的香气。不知什么原因，秋的香越发浓烈，反而从我心底涌起的愁浪更加层层叠叠。于是，我拿出手机写下：

意难决

楼破天光远，云湖水来深；
归去无归路，悔恨年余。

是坦途？是归路？是无阻？
是荷延残喘？是行尸（尸）走肉？
意难平！意难决！问朝阳，踏上他乡路，
归无主意……

写完，配图，感慨之余，弹指遗忘已久的朋友圈。放下手机，远眺朝霞洒满的湖面，芦苇、飞鸟、钓者，还有从南向北涌入湖中的一湾碧水……天底下，一切都在奔腾翻滚，惟有闲人如我。起身，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前走去。或许是岁月不饶人，或许是我正在加速老去，亦或许是我跟不上时代的节拍。空洞、凋敝、迷茫，我怕春红柳绿，怕蝉鸣林荫，怕秋风硕果，怕残冬暖日。四季交替，站在秋风里，我空如其人，白发横生。曾经爱好文学的我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梦一点点支离破碎，像凋零的花雨，像残秋落叶，像隆冬的飞雪。青春、华年、追梦，回不去的是童年，回不去的是青丝，回不去的是笑声。

师恩难忘，回忆是人生最美的修复剂。不自不觉，在沉重的脚步声里又让我想起了您，我小学时的数学老师——邱润菊女士。

那时，风很轻，阳光很暖，我所在的乡新建了中学，不知从哪里传来消息，本乡就读的孩子不能再考县城里的学校。消息一出，全乡七八所小学，五六年级成绩优秀的孩子，几个晚上，人间蒸发。那时，我读的是白岩小学（民办）四年级，学校坐落在群山包围的田坝中孤零零的一座山坡上；半山腰是乡政府，山底下是一所公办小学。四面黄土，风雨无阻。又过几日，我们班也走了七八个学生，听说去了山外是山的太文小学，和十五六公里远的雷文小学。紧接着，我的同桌也走了，是我邻村的一个小女孩。一天不到，连就读六年级的二哥，也偷偷翻山越岭跑到十几公里外的望洞小学。母亲笑着对我说：“你们三兄弟数你脾气最好，读完小学长大后为我和你爸养老吧。”我听后有些沮丧。那时，大哥已去了县城中学三年。课堂上，我无精打采、心不在焉。半个学期下来，语文下滑严重，数学直线掉出60分外。成绩单上，魔鬼种下的种子像一道无形的枷锁，让我不敢踏回家门，偷偷躲到小河边柳树下，看鱼虾在乱石中穿梭。

新学期伊始，数学老师走了，您来了，像一片从山外飘来的云。课堂上，我无精打采，调皮捣蛋。两天后，您悄悄问我：“怎么了？”我眼里

带着愤怒的火焰，没好气回答：“关你啥事？别管我！”您没有生气，看着我匆匆离去的背影沉思。第二天下课后，在您批改的练习本上，我收到您暖心的话语：“你虽是一只小鸟，可我昨天看到你那飞出大山的勇气！”我读后自嘲，在旁边歪歪斜斜写下：“一只半死不活的小鸟，你能救？”当天我还恶作剧了您。数学课上，趁您在黑板上专心写例题，我用粉笔头砸了您。在您转身问是谁砸的时，我故作镇静。因我在学校是出了名的捣蛋鬼，自然没同学敢举报。您再三追问不出结果，转身哭着跑出了教室。那时，您还是妈妈的心肝宝贝，我为什么要伤害您。看着您离去的身影，我笑得像一条欢快奔向春天里的小溪。

第二天还没开课，班主任举着高高的愤怒左手掌挥向我，您从外面冲进教室：“不要打！”那一刻，您的言行让我心生愧疚语：“老师，您就让他打吧！我不怕打！”“你横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班主任吼着张开五指。您牢牢守护着我，最终，我躲过了一劫。当晚的煤油灯下，我第一次认真写完了您布置的作业。

下午的课堂上，您将练习本发下，我迫不及待打开，在您批改的习题后，我看到了好久没有再见的“优！”末尾还留下了一行鼓励的话语：“长出有力的翅膀，飞向山外！”从那以后，我变回了自己，开启了全新的原动力。两年后，班上一个叫吴云的同学和我，以全乡第一二名的成绩考到了山外。离别那天，您和班主任再三叮嘱我：“在外面，一定要听老师的话，好好学习。”

师恩难忘，回忆是童年时欢快的溪流。停下脚步，我打开微信，朋友圈里只有您留下的话语：“怎么了？”从小学离开至今，我很少再见到您。加了您的微信，也不知是何年何月？翻开聊天记录，也没留下只言片语。看着“怎么了”发来？我不知怎么向您说起，最终，我还是将我的迷茫告诉了您。在回复我的时候，您还特别用红线圈出：“行尸走肉”的“尸”字写成“尺”了。最后，您鼓励我：“写吧，不要丢了爱好兴趣。”我无言以对，羞愧无比。

我是一个十足的负心人。4年前，长我两岁的大姐夫突然走了，写完《愿天上人间，共安好！》，就不再想写；去年5月，小我十几岁的五妹夫走了，安葬回来写下《别了，三蹦子！》，痛苦的潮水涌到深夜，最终留下两千多残缺的文字，再也无力写下……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自卑农村孩子，写下的文字絮絮叨叨，苍白无力。在随笔的结尾，也只能从心底冒出“归无主意”。

师恩难忘，岁月如驹。如今，您退休已两年有余，却始终未曾真正放下——那片麦田里的每一株麦苗，仍时时牵动着您的心。邱老师，谢谢您。这世间，最牵挂我的人，依然是您。

（作者单位：瓮安县教育局）

这事，只能自己做

■颜子馨 贵阳市观山湖区普瑞学校八(7)班学生

在如今繁华多样的生活中，许多事情早已不必亲力亲为。可夜灯不及月光的明朗，作家笔下飞扬的篇章远比电子书更散墨香。这可能是亲自的意义所在，正如那条在记忆中携着深深怀想的项链。

说起，那时正赶外婆生日，我打算买一条项链送与她。在店里看着各式各样的热销款项链我却迟疑了：难道买一条只是大众认为好看，用机器加工而成的项链吗？这样的生日礼物只是停于表面，也无那份用心了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自己编制一条。

那就先挑选项链所用的饰品，随即，我移到一排葫芦饰品前。毕竟外婆不喜花枝招展，传统古朴的定不会出错。我拿起一块略显精美的葫芦饰品在手中，指尖顺着轮廓，触着亮面抚了两下，银的部分是镂空的。我眯着眼对光看，手在眼前来回伸缩，眉头随着眼周的肌肉神经不停一松一紧。眼睛盯光久了，早已酸涩不已。不行，太容易藏污纳垢了。我又细细翻动起下一块……可每块都不那么完美，我的耐心渐渐耗尽。

直到一块棕蓝相呈，以银包裹的鹰眼石葫芦出现令我眼前一亮，石块像抹好的蛋糕胚一般光滑细腻。掐在两指之间，轻轻翻动，如掠过天际的鸟儿般轻

盈灵动，颇有“树木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”的美感。这符合外婆的审美，第一步算是成功了。

接下来便是编绳了，总共三种色。我看着视频依葫芦画瓢，先把红线在黑线上缠一圈，再让黄线穿进圈内，我用手腕死死摁住黑线，叫它不得动弹。右手食指掐住未封口的红线，黄线对着黑线右侧放进去，三四指之间捻住，这就是第一个结。再将左右两边各三条梳理好，在将要成功时，左右两边交叉的瞬间只听“绷”的一声，猛然，摁住的线毫无征兆地松开了，像一条顽皮的滑鱼，从我掌中侥幸逃脱。我不死心，再来一次。我的眼皮早已耷拉起来，脖子如同塞入石块般疼痛，肩膀两侧也似被绳结捆住。好累，时钟不知响了几回，我两眼发黑、身体不稳地站起，这才长舒一口气，终于完成了。我想外婆一定会喜欢，一定会开心。

这，是自己做的。不是冷冰冰的商品，是有血有肉的思念。热销款总会过季，爱与心意，念与祝福不会随着时间流逝，反而会在外婆温和外溢的皱纹中，越来越浓。

亲自，让情，永不褪色。

指导老师：冯娜 牛超群



油画《给她水喝》

■汪杰 六盘水市第一实验中学美术教师

糯包谷粑香味浓(外一首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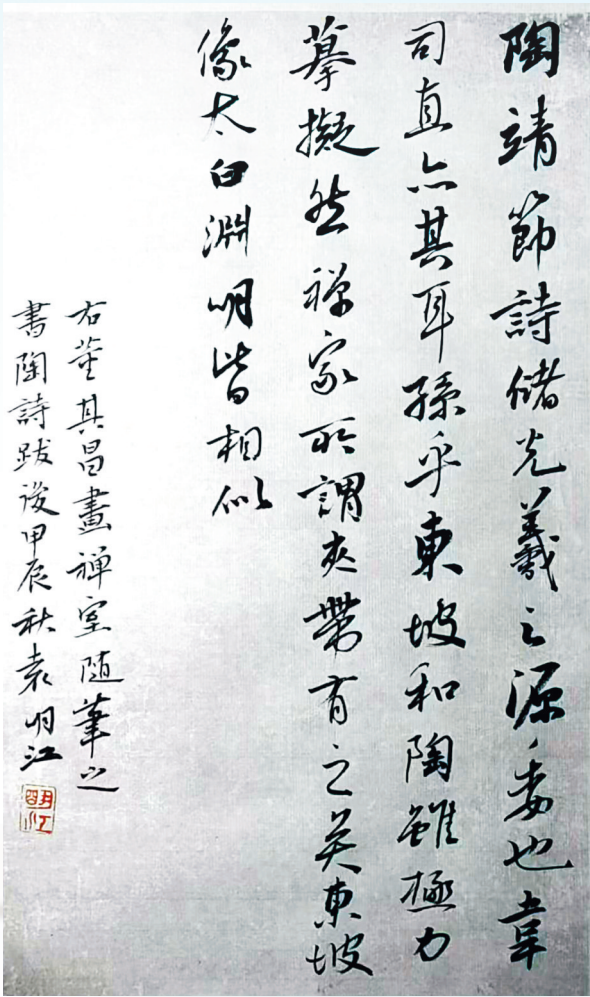
■蒯海锋

地里的糯包谷棒子还没等到成熟，
正在孕浆的时候，
就被从秆子上剥下。
剥壳、剥粒、磨浆，
洗锅、加水、放上木架以及蒸篾，
用剩下的玉米壳将玉米浆包成一块一块。
摆满蒸篾盖上锅盖，
起火蒸煮半小时，
一道美味做成。
揭开锅盖，香气四溢，
捡一块剥开入口丝滑嫩爽，软糯香甜，
细品，
泥土的芳香真美。

醉人包谷烧

农村待客的美酒——包谷烧，
没有精美的包装，
原料全是玉米。
用最原始的方法酿造，
存放在大土坛子里，
不是很烈，甚至还有点淡。
客来，先来三大碗，
再边喝边摆龙门阵，
淡酒也醉人。

（作者单位：长顺县教育局）



行书《画禅室随笔》

■袁明江 六盘水市第四中学美术教师

恩师伴我成长

■胡光贤

我上高中时，遇到王老师，他身高一米六五，身材略显胖，看上去十分严肃的样子，实则很是平易近人，我在他的陪伴下得以更好地成长。

在王老师无微不至地关心和鼓励下，刚进校的我开始发愤图强，每晚10点半宿舍关灯后，我去厕所里看书，经常看到凌晨以后才回寝室睡觉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高一一年的努力，我的成绩突飞猛进，在高一期末考试时，我的总成绩600多分，从入校时的400多名，极速进入全校年级75名，我还得了150元的进步优秀奖。王老师看到我的进步，夸了我，从他的眼神里我也看到自己对今后学习的自信。

这本是我喜悦的地方，可是接下来烦恼又来了，高一升高二年级，需要分科，也就是进入高二开始，要么选择文科，要么选择理科。

我从小热爱文学，比较喜欢文科，高一期末考试科目中，我的文科成绩比理科成绩要高得多，因高一属于大综合学习，所以理科我也没放弃，文理一手抓，理科成绩虽没有文科好，但也不赖。当时分科时，我虽然请教王老师，他让我自己做选择，以后的路自己选择，免得留遗憾。那段时间心里很徘徊，也没人指点，只听到同学们说读理科以后好找工作，读文科不好找工作，我的家庭条件差，那时我认为我没资格凭我的兴趣爱好而去选择文科，我不得不选择了理科。

选择理科以后，分到理科重点班，王老师还是我的班主任，他对我依然很是照顾，经过3个月的学习，我觉得我不适合读理科，还是想去读文科，因为我的成绩比较好，学校也同意我转去文科班读书，但理科班的王老师对我特别好，格外关照，我又舍不得，在这样的抉择中犹豫了两周，最终我还是选择理科。

从此，高二理科学习是关键，而我没有认真学习，整天处于忧郁之中，这样熬了两年。高考时离二本线差18分，我没有选择复读，也不想复读，决然去打工，当时家里人极其反对。但我的固执，也没办法，去外面漂泊流浪两年，两年中，水泥石工，搬运工，吃了不少的苦，也流了不少的泪。

其实在高二、高三两年里，王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并多次单独跟我谈话，进行心理疏导，可是最终效果甚微，固执的我，瞒着王老师，在那两年里纯属混时光。

在不听王老师苦口婆心地劝复读后，他很生气，我走出高中课堂后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和他联系。

2008年初，南方遭遇严重冰冻雪灾，我所在的那个小村庄也无一例外遭受冰冻，记得当时冰块有十几厘米厚。一天，我跟母亲去赶集，在回来的路上，我在厚厚的冰块上摔了一跤，这一跤，很严重，我整整在家躺了一星期，这一跤摔醒了我，使我彻底明白，要想改变自己，改变家里的贫穷落后，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，唯有读书，只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。

2008年3月，我决定去母校读3个月书，以社会考生身份参加考试。王老师得知我重返校园后，非常高兴，自费给我买了许多工具和模拟试卷。那3个月，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，每一天我都很珍惜，尤其在王老师不辞辛苦的辅导里感觉学习真的是一种幸福。

高考完公布成绩后，我离二本线差一分，一分之差，我当时陷入困惑中，王老师得知后，查阅很多高校资料，让我选择一个地方本科院校，结果降分录取了。收到录取通知书，本是高兴的事，才听到家里人说，父母给我准备上大学的8000多元被人盗窃了，事情发生在5月份，因为怕影响我高考，父母及亲戚一直隐瞒着我，不敢告诉我，直到我被地方院校录取，我才知道。当时是多么的痛楚，亲戚们都知道了，大家也积极凑钱借给我读大学。王老师听到此事后，给我做了大量心理辅导工作，我在他的指导下，渐渐摆脱那件事的痛苦阴影，开始走进大学的学习生活。

大学里，王老师时常电话联系我，了解学习情况，还鼓励我做家教兼职赚取生活费，一直到毕业。如今，我走上县城的工作岗位已十余载，时而会想起王老师陪伴的那段难忘时光。

求学路上能有恩师的相伴，是一种来之不易的缘分，更是一种在枯燥学习生涯中的幸福，感恩相遇！

（作者单位：盘州市教育局）